

目 录

第一辑 通 讯

一、人物类

“赵大胆”改革记	(1)
心中有个焦裕禄	(14)
在矛盾的焦点上	(21)
青山下的花环	(24)
女大学生和农民的婚事	(32)
他的理想紧紧连着岗位	(34)
一枝一叶总关情	(39)
程继芳查岗	(47)
宋录松搞革新	(49)
王家胜抢险	(51)
从“生产主任”到 “安全主任”	(53)
常青路	(56)
改革浪潮推新人	(64)
为了中华的崛起	(67)

二、事件类

一家都是憨厚人	(74)
多少陌生手 伸向亲兄弟	(76)
一个班组“组阁”的故事	(78)
超越路障	(81)

三、工作类

争气曲线	(83)
起飞，从这里开始	(87)
“自由组合”与“候补班员”	(93)
金牌从用户来	(95)
参与意识在参与中锤炼	(99)
心理深层的变化	(102)
向买方市场跃动	(110)

四、风貌类

武钢放歌	(119)
两个战场一个目标	(124)
建设礼赞	(129)

五、问题类

自动化工厂为什么还有手工操作?	(135)
“无形的手”哪里去了?	(138)
企业内部利益关系何时货币化?	(143)
墙内的花为啥在墙内不香?	(146)
热热闹闹的花架子	(148)
“两难厂长”怎么当?	(150)

第二辑 消 息

武钢热轧厂把技术权交给内行·····	(154)
厂内经营活动实现商品化·····	(155)
24 名全民职工端起集体“饭碗”·····	(156)
一米七产品行销全国·····	(157)
武钢冷轧产品首次进入国际市场·····	(158)
“凤凰”展翅飞天外·····	(159)
好一个精明的智囊团·····	(160)
追求变了 条件变了·····	(161)
坚持安全第一方针的生动体现·····	(162)
武钢 14 项指标在同行业中名列榜首·····	(163)
程潮的矿仓挤“破”了·····	(165)
从体力型向智力型过渡·····	(166)
因为来了个内行人·····	(168)
自觉责任重 知险不离岗·····	(169)
“包”字下井 “状元”冒尖·····	(170)

第三辑 评 论

过年的氛围·····	(171)
从垂钓到捕捞·····	(172)
“骂文章”补注·····	(173)
倘若鲁迅还在世·····	(173)
别了,“倒爷”·····	(174)
也来捉“鬼”·····	(175)
雷锋还要“引进”吗?·····	(175)
“灵感”新说·····	(176)
“因噎废食”重考·····	(177)

“割股自啖”者戒	(177)
说“闲”篇	(178)
人满为患	(179)
都优化了	(179)
“金饭碗”还有吗?	(180)
“泥饭碗”的刚性	(180)
工资要管“干”	(181)
该让和尚都挑水	(182)
“文字游戏”小考	(182)
“用”好班组原始记录	(183)
从“鸡尾水会”说起	(184)
第二种生产	(184)
“特种部队”	(185)
人生的“讲摆颂”	(186)
并非“叶公好龙”	(186)
话说“从众行为”	(187)
新家庭礼赞	(188)
感情投资的新内涵	(188)
班组“技校”	(189)
“哲学班组”三考	(190)
想起了“精卫填海”	(190)
稀泥难上墙	(191)
愿此新闻不再新	(192)
话说“本色”	(192)
“生物链”的启示	(193)
还像“红楼梦里的丫环”吗?	(194)
翻旧报纸的联想	(194)
你有权利意识吗?	(195)
报春雏燕入万家	(196)
从“顺风耳”谈起	(196)

用政策的思路·····	(197)
武钢产品赋·····	(198)
质量意识是个政治意识·····	(198)
质量意识是个用户意识·····	(200)
质量意识是个竞争意识·····	(201)
用改革思路深化管理·····	(202)
让思想冲破牢笼·····	(203)

第四辑 理 论

新闻采写十八法·····	(207)
新闻的新天地·····	(215)
论敏感报道的“度”·····	(222)
“深度报道”质疑·····	(228)
办好企业报经济版的思考·····	(233)
论现场短新闻的特征·····	(238)
让胶片在时代焦点上曝光·····	(243)
新闻畅想录·····	(246)
后记 从“脚记者”到“动编辑”·····	(252)

一、人物类

“赵大胆”改革记

(一)

那是1978年11月，武汉市冶金局下属的武昌焦化厂濒临垮台了。这个拥有900多人和100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国营工厂，一年只生产2万多吨焦炭，亏损却高达170多万元，银行账户上只剩下几角钱，早已发不出工资了。就在这个时候，局党委派“赵大胆”来到武焦。“赵大胆”名叫赵林山，1941年参加革命，二等残废军人，原在汉阳轧钢厂工作。“文革”期间，他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被造反派诬为“反革命”，倍受磨难，他忍无可忍，右手操根大棒，左手捏把匕首，从四楼追到一楼，直撵到食堂，吓得造反派“像小燕儿似地飞”。连臭名昭著的汉轧造反派头头夏帮银都拿他无法，只好说他“疯”了。从此，人们称他“赵大胆”。

“赵大胆”来武焦，不图名、不图利，只因这个厂“头难剃”，他是拿着“快刀”来的！临来时，局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反正那个厂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你们把人、财、物、产、供、销所有权力统统给我，允许我大砍大杀，恕我6个月无罪！”几位局领导哈哈大笑，说：“你这个老家伙，胃口还不小咧。行！我们支持你！”

(二)

赵林山上任的头一天，就遇到了一连串不愉快的事。

早晨，小车开进武焦大门，老赵跳下车来，“扑哧”踩了一脚黑油油、稀糊糊的东西。咦，这个县团级的工厂竟连一条水泥马路都没有！老赵皱起眉头四下望去，到处是煤堆，遍地淌焦油。难怪有人说“进武焦要搭跳板”呢。走到座落在一弯臭水塘对面的厂办公楼前，老赵被糊满了一面墙的大红榜吸引住了，他好奇地凑上去一看，原来是职工困难补助名单。数一数，好家伙，竟有300多人，超过全厂职工总数三分之一！老赵不由得又皱了皱眉头。中午进食堂吃饭，老赵的眉峰简直要锁到一起了，只听得敲碗的、乱嚷的、吵架的、骂娘的，活像一个蹩脚的乐队在演奏一部杂乱的乐章。有个炊事员一边“咣咣”敲着油壶，一边高喊：“管理员，只剩两斤半油了！”送老赵上任的副局长杨启洪诙谐地说：“老赵，给你敲警钟喽！”赵林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放下了筷子。吃罢午饭，老赵来到机修车间，看见几个工人把孩子带进车间里，便问其故，有个工人回答他：“有什么办法呢？厂里没有托儿所嘛。我这个3岁的儿子也只好提前来学车工啦！”

当晚，赵林山彻夜难眠。他在想：当年老百姓把脑袋拴在裤腰上，跟着共产党打天下，难道就是图得过个穷日子、苦日子吗？工厂办成这个样子，开工6年，年年吃政策性亏损和补贴饭，我们的干部应该负什么责任呢？我们能长此以往、心安理得吗？

(三)

第二天一大早，赵林山就把铺盖卷搬进厂里。在全厂干部大会上，他一句客套话也没说，开门见山，说：“第一，我是单人独马一条枪，请各位捧捧场；第二，3个月内，我不找你们任何人谈话，你们也别找我；第三，听说你们这里有‘冶金派’和‘武昌

派’，一开会就拍桌子，一拍桌子就散会。现在我掌舵，你们两派都得使劲划船，谁捣蛋我就打谁的板子！”

接着，老赵又召开职工大会，说：“厂里不是发不出工资吗？男女老少一齐动手，把全厂的几十座小煤山都搬到焦炉旁，把产量搞上去，一切问题都好办了！”

“不是说没有托儿所吗？厂里先腾出几间办公室，把孩子收进来。等以后有钱了，再盖新房子！”

工人们一阵骚动。

老赵接着说：“今后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尽管找我提。班上班下都行，我就住在厂里。”

老赵在厂里连续住了两个多月。在那些日子里，他率领全厂男女老少，起早贪黑，撮运散煤。工人们谁不关心自己的工资呢？人人都肯流汗卖力。11000多吨散煤，很快就集中起来了。老赵又找技术人员商量，采取一些技术措施，提高了产量，增产了5000吨计划外焦炭。接着老赵又下令：把这些焦炭按议价出售，一下子就赚了45万元。

这一来，工资有钱发了，贷款有钱还了，职工们脸上开始有了笑容。

那些日子，老赵果然专找工人聊，一个干部也不找。他知道干部一围上来，工人们就不敢讲话了。找工人还专找“大炮”、“刺头”，而且是哪里有吵架骂街的，他专往哪里去。这样往往能乘人们肝火大发的时候，听到许多斗胆真言。

两个多月过去，他把厂里的情况摸了个八九不离十。该说话了。正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他细读公报，如饮甘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重新端正的思想路线太对他的心思了，这些不正是他从1959年弃“文”从“武”搞经济工作以来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吗？现在党发话了，他觉得胆更壮了。在厂党委会上，他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对工厂的看法：第一，十年动乱派性未除又生宗派；第二，干部队伍素质差，不少人混日子；第三，职工生活福利差，影响大伙干劲；第四，奖惩不明，好坏不

分，好人不香，坏人不臭……重病就得重治，就得动大手术。第一刀往哪切呢？生活问题最敏感，就从这下刀！

党委会开得很热烈。大家不但完全同意老赵的意见，而且决定实行“一枝笔”管理，人、财、物、产、供、销，由厂长说了算。这实际上就是实行了厂长负责制。

赵林山强弩在手，引弓待发了！

(四)

1979年春节前夕，赵林山派车到河南拉回了10吨猪肉，分给职工，每人10斤，份量称足。那阵子肉食供应紧张，有钱也买不到。职工们拎着肉，脸上绽开了笑容。赵林山又决定给每个职工发10元年终奖金。这在当时也是稀罕事。“领导想着我们”，“在这个厂有奔头”——群众心里的温度开始回升了，这远比几斤肉、几块钱的份量重得多。赵林山又叫把余下的肉按市价卖给周围单位的职工，连33路公共汽车的司机、售票员也有份。这些原来看不起“穷武焦”的邻居们，开始对这个厂刮目相看了。33路汽车原来经过武焦站有时一冲而过，直下赵家湾，现在变得规规矩矩。武昌焦化厂的名声一下子在白沙洲一带响起来了。人们茶余饭后，街谈巷议，说“来了‘赵大胆’，武焦有希望。”

春节后一上班，赵林山又宣布了两件事：第一，食堂今后一律不再收油票。第二，每个人在厂区内拾300块砖，盖幼儿园。

“拾砖运动”开始了。每天早晨、黄昏，厂区到处都是拾砖人。有些病号听说了，也特地赶到厂里拾，撵都撵不走。还有些出差回来的同志，也硬要把自己的“差额”补上。

废砖、沙石凑齐了，厂里只花了不太多的钱，就盖起了一栋漂亮的幼儿园，还购置了家具、玩具。全厂职工的学龄前儿童都入了园。

这几件事一抓到手，赵林山便站稳了足跟，他说：“共产党的干部更要得人心。假如不打土豪，不分田地，农民会舍命跟共产

党走吗?!”

(五)

到赵林山进厂，武焦已经开工6年了。6年总共只生产了11万吨焦炭，原因是只有两座小焦炉。赵林山一进厂就琢磨开了：只有两口小锅，怎么能养活八九百号人呢？看来，要使武焦富起来，非得再支两口“锅”不可！

他的这个想法在工程师们那里得到了印证。原来他的前任也曾打过这个主意，但由于缺乏资金和人力，也由于缺乏胆识和气魄，议了很长时间不曾动手。

现在轮到赵林山来拍这个板了。他不愧是“赵大胆”。在既无资金又无材料的情况下，他向局长立下“军令状”：只用180天工期，150万元投资，我保证把这两座焦炉建起来！

有人嗤嗤笑了。在他们听来，赵林山的话简直是天方夜谭。150万元投资要靠自筹，上哪借去？就算能借到也不够，设计概算要210万元呢。还有180天工期，更是“痴人说梦”。搞材料至少得三五个月，施工时间要得更长，没有一年能下地？

还有人冷眼旁观，想看赵林山的笑话。

这两部分人在厂办公楼里坐着一定数量的交椅。他们中有的清谈专家，自己不愿干，还嫉妒别人干，生怕别人的成功反衬了自己的庸碌；有的则属于派性作怪，心想你赵老头来了几个月都不“勒”我们，这还了得！你知道前几任厂长是怎样一个个倒台的吗？！当然，这里面还有些纯属“蜗牛型”的人，遇事总要“一慢、二看、三通过”，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们是绝不动弹的。

赵林山深感这些人碍手碍脚。要前进就得扫清障碍。然而条件尚不成熟。他不愧是赵大胆，决定成立会战临时指挥部，自任指挥长，请党委书记刘效法任政委，指定主任工程师王道林、厂办主任刘尚炎和基建副厂长老张任副指挥长，下设一办、四组，挑选了一部分能干、肯干的人，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形成了！指挥

部搬到施工现场办公，远离厂办公大楼。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那些坐在“交椅”上的清谈专家、派性专家们晒了起来。他们恼火、骂娘，但又不敢太明目张胆，因为赵林山并没有端他们的“交椅”，他们仍然可以“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混一天”，只是没有了权力而已。自然，大楼里也并非全是这号不干实事的，还有一些受厂长“遥控”，不怕干扰，积极抓正常生产的人。有了这样一批好同志，全厂的施工和生产才得以并驾齐驱。

解决了指挥班子问题，赵林山和刘书记又开始跑材料。他俩风尘仆仆，踏遍武汉三镇，跑了省金属公司、市金属公司、汉阳和江汉物资站以及汉阳钢厂等十几个单位，凭面子，托关系，磨嘴皮，不到一星期就搞到70多吨钢管、100多吨钢材、22方木材和大批水泥等施工材料，一律赊账。

材料差不多了，他们又去找一冶施工单位。对方听说工期只有180天，不敢接。老赵说：“你们只要发动群众，日夜3班干，6个月就等于18个月，工期绰绰有余呀！”对方被说动了。他们听说武焦没钱预付施工费和原材料费，也通融了。

施工队伍上场不久，老赵就下令给每人发一套帆布工作服和一双翻毛皮鞋。东西不多，但请动了真佛。同志们风里雨里，日夜苦战。遇上节日，一冶的领导来动员职工回去休息，哪知一个人也不肯走。领导纳闷，一问才知道“赵大胆”捣了“鬼”，用经济手段把大伙拴住了：加班拿双工资，中餐免费，实行6小时工作制。

转眼178天过去了，两座焦炉如期竣工。要烘炉了，按惯例需1000吨煤，烘40天。可是厂里当时既没有煤，也没有时间。怎么办？老赵请教工人，他们说可以用煤气。但有的技术人员不同意，担心煤气不足，炉温下降，炉子报废。用不用煤气，这可是件冒大风险的事。老赵问建议者：“有没有七分把握。”对方回答：“有！”“好！就这么办。干事业有七分把握就成，那三分要靠胆子！”结果煤气烘炉一次成功。

武焦支起了两口新“锅”，产值成倍增长，开始摘穷帽子了！

(六)

建焦炉打了场大胜仗，冶金局很满意。局长亲自签字，批给武焦一部分奖金。因为钱较少，赵林山决定用这笔钱买点的确良布，给每个职工做一套衣服，作为建设焦炉的纪念品。不用说，这件事是深为职工称道的。

然而，有人向银行和财政局告状，说武焦滥发物资云云。赵林山闻讯拍案而起，立即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说：“钱是局里批的，我们用它做衣服有什么错？！可就是有人眼红，不舒服，捣蛋！本来那套衣服要扣每人5元钱，现在我宣布：不扣啦！”

会场滚过一阵雷声。跟这样的厂长前进，职工们能不心齐气顺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又告赵林山擅自动基建投资28万元修马路，修焦炭场。局纪委来人问：“你们向谁打了报告？”老赵回答：“钱是从建焦炉的投资中节省下来的，使用这笔钱是我们同局里签订的合同中规定了的，合理合法。”对方说：“水泥路造价太高，应该修柏油路。”“柏油路怕暴晒，将来还得返修。我们一次修成水泥路，为的就是百年大计。”

过了不久，又冲过来第三个浪头。有人写匿名信给《人民日报》、《长江日报》，说赵林山“独断专行”、“搞特权”、“花钱植树种花，不关心职工疾苦”等等。冶金局组织调查，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所谓独断专行，就是因为实行“一枝笔”管理，夺了某些人的权，他们不满意了。“搞特权”更是无稽之谈。赵林山上下班常跑月票，很少坐小车；经常值夜班，宁吃饼干、冷馒头，也不麻烦炊事员；出差途中患病住院，回来按病假处理，扣掉自己当月奖金不算，连差旅费都不报……难道有这样的“特权厂长”吗？“花钱植树种花”确实有，那不过花了4万元，为了绿化、美化厂容；同时他又批准花77.85万元建了两栋房子和买了10多户统建房，解决职工住房175户。这就是所谓不关心职工疾苦！武汉电

台以“乔光朴式的厂长”为题广播了一星期。后来邓垦同志专程到武焦看了三个半小时，对这个厂大胆提拔和使用知识分子（占全厂干部51.1%），舍得下本钱办“花园式工厂”大加赞赏，当即请《湖北日报》报道。后来《长江日报》也报道了。武焦一下子就在全市工交系统出了名，成了厂容先进单位。市政府还专门奖给一块匾。

（七）

那场历时178天的焦炉会战打下来，赵林山的最大收获还不是会战本身的成功，而是通过会战摸透了手下的90多名干部，谁能干，谁懒汉，谁捣蛋，谁是哪一派，一清二楚。他感到条件基本成熟，应该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改革这支素质不够好的干部队伍的结构了！

他义正辞严地在全厂干部大会上宣布：我既不是“冶金派”，也不是“武昌派”，而是革命派、共产党派！从现在起，我要铲除派性，扒掉山头。

战书一下，立即出兵。还没等“冶金派”和“武昌派”想出怎样对付这个连造反派都不怕的赵大胆，他们已经被后者的旋风般的“棍棒”打得七零八落了。赵林山堂堂正正，令出必行，调的调，撤的撤，免的免，劝退的劝退，很快就把两派的一二十名骨干都请到了适当的位置上，铲平了两座山头。而且每批调整，既有这派，也有那派，还有中立派，谁也抓不住辫子。比如第一次调整，一下子动了劳资、组织、财务、供销、保卫等17名正副科长，这里面哪一派的都有，派性专家们只好暗暗叫苦，面面相觑了。

厂党委前后组织了4次“战役”，被请下台的有47名科以上干部，其中5名厂级干部。这些人中除了派性专家以外，还有不少是因为年龄、身体、能力等因素离开岗位的。有的老同志很顾全大局，叫下就下，毫无怨言。但也有疙疙瘩瘩的。赵大胆对退

下来的老同志很照顾，基本上都给他们解决了房子、孩子和票子三大问题。有个老同志下台后心里窝火，睡不着觉，在家里骂娘，扰得老小不安。老赵听说了，拉上党委正、副书记来到他家，坐下午喝酒。两杯酒下肚，老赵厉声怒骂，骂得那老同志垂头丧气。酒喝完了，也骂够了，起身便走。第二天一打听，那位老同志当晚鼾声大作。

空出一把把“交椅”之后，厂里先选举、考试，然后择优任命，破格提拔那些肯干的、能干的、年轻的、文化高的人。赵林山坚持一个科室放一个科长，决不多配。怕和尚多了没水吃。现在的厂级干部有3个是大学生，最年轻的只有31岁。财务科长不满30岁，炼焦车间党支部书记才26岁，保卫科副科长只有24岁。有个大学生刚转正就当上了车间副主任。全厂干部的平均年龄只有36.7岁。科以上干部的人数比过去减少了11人。整个干部队伍，特别是科以上干部的队伍充满了活力。

人事问题是最敏感的。赵林山并非圣贤。他在这个问题上遇到过不少艰难险阻，但他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他常对部下说：“路上有坑凹，有砖石，有荆棘，都不怕！有胆魄，讲策略，就能排掉它！”

1980年工调期间，有个人称“大炮”的老干部到处发怨气，甚至鼓动群众罢工。赵林山把他找来，一调查，原来背后有人操纵。再一分析，这操纵者一是对撤换干部不满，二是对自己没长上工资有火，所以“惟恐天下不乱。”赵林山粗中有细，打通了那个老干部的思想，末了，老赵说：“老伙计，你敢不敢这样，我在会上说：‘大炮，向后转，开炮！’你就咣、咣、咣、咣向那几个人猛轰！”“敢！”这老同志不愧是一门炮。第二天，赵林山召开全厂干部会议，号令一出，大炮轰鸣，打得那几个人丢盔卸甲。

正气占了上风。改革的洪流冲垮了阻碍的堤坝。

(八)

1982年夏季的一天，炼焦车间的新主任来找赵林山，要求给他们车间增加3个人。

“为什么？”赵林山问。

“夏天一到，好多单身职工都回家探亲了。”

赵林山掐指算了算，说：“你们那里人不少，算来还应该减50人呢？！”

那小伙子一听还要减人，沉不住气了，一甩手不干了，下午递来份辞职申请。

赵林山严肃地对他说：“群众对我说，你那里有些岗位3个人，一个干，一个看，一个乱捣蛋。你先找群众商量一下，看人到底是少了还是多了。回头我再找你算账。”

快下班时，小伙子又来了，说：“群众说能减58个人，我错了。”“好！”赵林山说：“限你一个礼拜拿出承包方案，‘戴罪’立功。”

方案不到一星期就拿出来了。

赵林山很高兴，说：“减出来的人到厂回收队，有些‘牛打鬼’就组织起来搞民兵训练。只能带基本工资，奖金、粮贴等都留在原岗位，由留岗人员分享。”

炼焦车间一下子轰动了，职工们跃跃欲试。

老赵说：“不要慌，先在备煤班试点，它那里多12个人。”

备煤班长承担了任务，但非常犹豫，他不好决定谁去谁留。车间也不大好定。赵林山灵机一动，建议他们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仲裁。结果12个票数少的工人被减出来了。他们还不好发怨气，向谁发呢？是群众不要自己，并不怪领导。

减了人，余下的问题就是岗位定额了。这个问题更难办。劳资科去摸底，当班产量更低，甚至人均只有一二吨。

劳资科向赵林山诉苦。老赵说：“好了，你们不要管了。”第

二天，星期六，他去备煤车间，号召职工星期天都来厂推散煤，每吨报酬 2.5 元。职工几乎都来了，连病号也来了。最高的推了 12 吨，连女孩子都推了 6.5 吨。收工时，老赵宣布：“今天厂里花钱买了个定额。我们既不定 12 吨，也不定 6.5 吨，只定 5 吨，这该不高吧?!”推煤班的小伙子个个哑口无言，原来上赵老头的“当”了。

有了减人和定额的经验，炼焦车间很快就减掉了 50 多人，制定了平均先进水平的生产定额，制定并施行了定岗计时工薪制加浮动奖。像推焦这样的艰苦岗位被定为一类，岗位月工资 135 元，二类岗位少 9 元，依类递减。定岗工薪把工资、奖金、津贴、保健、中夜班费和粮贴等统统捆到一起，同岗同酬，多干多得。这样一来，职工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上班 6 小时拼命工作，劳动生产率提高 27%，职工的收入也相应增长 15%~25%。有位四级工人回县里，对县长说：“我一月拿 135 元，比你的工资还高!”

(九)

赵大胆搞改革多灾多难。

去年夏季，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浪潮中，市里有关部门派人来查武焦的“经济问题”，说得具体点，就是查所谓“倒卖汽车”的事。

这件事还得追溯到 1979 年。

当时，市计委给武焦下达的生产焦炭量比下达的精煤供应量还要大，以后几年也都如此。本来武焦完全可以因此减产的，但厂长赵林山和书记刘效法为了把厂子盘活，早日甩掉亏损的帽子，决定发动群众“找米下锅”。他们多方联系，上下奔走，征得省、市“协作办”的支持，拿着盖着大红印章的证明，多次北上河南、山西、山东，到 14 座煤矿，建立正当协作关系。他们见矿山生产、生活用车紧张，便南下广州，通过正当渠道，分批购买 10 多台北丰丰田面包车和几台东风 140 汽车，均按调拨牌价卖给煤矿，煤

矿也按调拨牌价卖给武焦计划外精煤。1979~1983年间，由于14家煤矿大力援助，再加上省市计委、省冶金局和市煤炭公司的大力支持，武焦共购进计划外精煤8万多吨，不仅弥补按计划生产的3万多吨缺口，还为增产焦炭创造了条件。这样就使武焦在近年煤炭涨价大于焦炭涨价的不利形势下，生产成本不仅未提高，反而因增产而降低了。

市有关部门对武焦“卖汽车”事件细细调查了半年，得出的结论是：手续完备，合理合法。

那些想看赵大胆翻船的人又失望了。

“卖汽车”事件的风波刚刚平息，今年5月份，市财政局的简报又发专文批评武昌焦化厂，质问该厂为什么不将1980~1982年3年中所增收的490万元冲减亏损？或者上交财政？竟敢把这些钱用来建电站、买设备、修管道、搞环保、建房子。这篇专文还扣了顶吓人的帽子“弄虚作假，冒领国家补贴，3年浮报亏损500多万元。”

赵林山接到简报，义愤难平，夜不能寐，奋笔疾书。一夜写出了“答《武汉财政》第七期编者说我厂违反财经纪律情况的说明书”。厂里迅速打印若干份，报呈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和部门，理直气壮地进行“驳正”。

事实是怎样的呢？

这份“驳正”书以不容置辩的事实说明武焦3年增收的490万元是靠增产增收、开源节流得来的。而支配这笔钱是有合同依据的。1980年，武焦和市冶金局签订了3年包干合同，根据国务院对承包企业的政策，规定“亏损定额包干，超亏不补，减亏企业留用”。签订合同是在武汉带钢厂举行的仪式，经委领导同志作见证人，并讲了话。怎么这些铁的事实到财政局那里都无效了呢？武焦按合同将减亏的490万元留用是合理合法的，而且已花的410万元中，有332.15万元用于生产配套工程，只有77.85万元用于建设职工住宅，这些还都经过上级逐项批准，怎么能算是违反财经纪律呢？